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八十五

史部

前漢書卷六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

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宋祁曰也字疑可刪

建

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

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

氏音支

以其頭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櫛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

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柅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柅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

褻器所以澠便者也柅音輦

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

共擊之

師古曰無人援助也

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

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

廼募能使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

氏與堂邑氏奴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

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劉攽曰奴甘父直是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字多以奴為號又後言堂邑父益知其人自氏堂邑名奴甘父也

俱出隴

西徑匈奴

師古曰道由匈奴過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

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

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

屬亡鄉月氏

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

西走數十日

師古曰走趨也不知

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

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

為匈奴所閉道脫亡唯王使人道送我

師古曰道讀曰導○宋祁曰越

本脫作今

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

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

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

康居傳致大

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

○宋祁云古本夫人

字下有太子二字

既臣大夏而君之

師古曰以大夏為臣為之作君也

地肥饒

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師古曰下遠音于萬

反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

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

喻要音

留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歸

師古曰竝音步浪反

復為

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

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

力寬大信人

師古曰疆力言堅忍於事

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

窮急射禽獸給食

師古曰給供也。○宋祁云古本胡字上有故字

初騫行時百

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

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

○宋祁云古本旁字下有有字

具為

天子言其地形所有

師古曰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

語皆在西域傳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

曰布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乃言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

問安得此

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

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

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
○宋祁云注文天篤古本作天竺
身毒國在大夏東南

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
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其下

亦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

師古曰象大
獸垂鼻長牙

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

師古曰
度計也

大夏去漢萬二千里

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

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

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
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宋祁

云顏未注前
古本宜作直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

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

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

師古曰設施也施之

以利誘今入朝

誠得而以義屬之

師古曰謂不以兵革

則廣地萬里重九

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廼令

因蜀捷為發間使數道竝出

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

出駝出柞

出徙邛出棘

師古曰皆夷種名駝音尤柞音材各反徙音斯棘音蒲北反○宋祁云新本邛字上

有出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柞

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

曰氏與柞二種也○宋祁云越本無行字

南方閉雋昆明

師古曰雋昆明亦皆夷種名也雋音

先藥反

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

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

者或至焉

服虔曰滇音顛滇馬出其國師古曰間出物謂私往市者

於是漢以求大

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

以通大夏廼復事西南夷

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以為事也

騫以校尉

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

○劉敞曰水草處宜有知

字宗祁云古本將軍下有數字淳化本無知字

廼封騫為博望侯

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

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

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
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
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竝南山至鹽澤
空無匈奴師古曰竝音步浪反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

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候

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

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

師古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

大

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

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

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烏孫

官名也為昆莫作傅父也師古曰翎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

非其人之字翎與翕同

為求食還見狼乳之

師古曰以乳飲之

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

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

奴所破西擊塞王

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

耳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

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太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

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

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今單

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遺公主為夫人結昆

弟其勢宜聽

師古曰言事事聽從於漢○劉敞曰遺字當作遣宗祁曰作遣是

則是斷

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

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

師古

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

道可使遣之旁國

○宋祁曰古本及浙本遣字下竝有一遣字

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

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

未能得其決語

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

發譯道送騫

師古曰道讀曰導

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

謝

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

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

行歲餘騫卒後歲餘

○宋祁曰古本騫卒字下複騫卒二字

其所遣副使

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

晉灼曰其國人

於是西北國

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

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

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

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

以為質於外國

李奇曰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

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

鄧展曰發易書以卜○宋祁曰古本作發易書

曰神馬

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

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

居以西

臣瓚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令音零

初置酒泉郡以

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

李奇

曰犂音軒服虔曰犂犂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犂犂即大秦國也張掖驪

軒縣蓋取此國為名耳驪聲相近而天子好宛馬使
軒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

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所齋操大

放博望侯時

師古曰操持也所齋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反

其後益習而

衰少焉

師古曰以其串習故不多發人

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

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師古曰道遠則還遲近則來疾

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雋

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

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

師古曰文山以上初置者

皆復閉昆明

如淳曰為昆明所閉○
宋祁曰越本無皆字

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

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

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

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

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

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之

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備眾遣之以

廣其道

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竝許應募

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

及使失指

師古曰乖天子指意

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

師古

曰言其串習不以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也

以激怒令贖

師古曰今立功以贖罪

復求使

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

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

使皆私縣官齎物

師古曰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有

欲賤市以私其

利

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

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

度漢兵遠不能至

師古曰度計也

而禁其

食物以苦漢使

師古曰今其困苦也

漢使之絕責怨至相攻擊樓

蘭姑師小國當空道

師古曰空即孔也○宋祁曰怨浙本作怒

攻劫漢使王

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

利害

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為害

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

遣從票侯破奴

師古曰趙破奴

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

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

矣

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

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

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

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犂也眩相詐惑也鄧太

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時犂靬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蠶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蠶音瓮○宋祁曰如只曰大鳥

則成一事當云大鳥及卯聲軒越本作黎軒者非又注文鑿予按西域烏弋傳師古音甕於龍反汲水瓶也今雖與雍是一字同從瓦無容別音瓮必無二音亦當云一音瓮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而

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

臣瓚曰漢使采取持來至漢

天子案

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

廼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

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

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示之令其觀覽

大角氏

師古曰氏

音丁禮反解在武紀

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

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以誇示之

觀音工喚反

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

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

師古曰見顯示

及加其眩者之工

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

去

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音工衡反

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

可訕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

天子

孟康曰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熟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

必成之計於天子而卒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

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孰者但空進成熟之言

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

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

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

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

宛國饒漢物

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

相與謀曰漢去我遠

而鹽水中數有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

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

且往往而絕邑

師古曰近道處無城郭之居也

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

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

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

淳如

曰罵詈也師古曰椎破金馬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宛中貴人怒曰

師古曰中貴人中臣

之貴者

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

漢使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

師古曰欲封其兄弟

廼以李廣利為將

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

以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

萬人以往

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

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

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

則去比至郁成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士財有數千皆飢罷

師古曰財與才

同罷讀曰疲

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

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

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

師古曰十人之中一二人得還

使使上書

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

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

師古曰益多也

天子聞之大怒使使

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

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

師古曰趙破匈奴後封浞野侯浞音土角反

公

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致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

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

孫輪臺易苦漢使

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

為外國笑廼案言

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

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

赦囚徒扞寇盜

如淳

曰放囚徒使其扞禦寇盜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

師古曰使徙軍為斥候

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興發部署歲餘乃得行

負私徙者不與

師古曰負私糧食及

私徙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與讀曰豫

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

齎糧兵弩甚設

師古曰施張甚具也

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

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

下水空以穴其城

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徙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

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叙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

下流而因其舊引水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入城之孔攻而穴之

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

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

而發天

下七科適

師古曰適讀曰謫七科解在武紀

及載糒給貳師

師古曰糒乾飯音備

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宋祁曰車當作運

而拜習

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

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

○宋祁曰古無後字

予謂後字當存為是

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

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

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

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

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

師古曰留行謂

留止軍廢其行

迺先至宛決其水原

○宋祁曰古本作源

移之則宛固已

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

馬殺漢使

師古曰母寡宛王名

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

○宋祁曰不字下當有解字

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

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

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

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

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

以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

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

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

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

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

師古曰罷讀曰

疲

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廼出其馬令漢自擇之

而多出食食漢軍

師古曰下食讀曰飢

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

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

名昧蔡為宛王

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曷反

與盟而罷

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

道上國不能食

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飢

分為數軍從南

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克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

城

○宋祁曰成城古本浙本作都城

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

負而輕之

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

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

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

師古

曰走音奏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

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

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

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

師古曰言毒恨

今生將卒失大事

師古曰卒

讀曰

欲殺莫適先擊

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意先擊者也音丁歷反

上邽騎士

趙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

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

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

師古曰東旋軍東出

諸所過小國聞

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

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

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

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

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

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廼下

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

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

皆合約殺期門車令

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

中郎

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

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汧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

積

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汧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險又汧河也汧

素

音士大夫徑度

師古曰言無屯難也

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

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郿成王者

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

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

師古曰哆音昌野反

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

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孟康曰奮迅也自樂而行者

以適

過行者皆黜其勞

師古曰適讀曰謫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叙功勞

士卒賜

直四萬錢

師古曰或以他財物克之故云直

伐宛再反

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迴

凡

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

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

師古曰郅音質

兵敗降匈奴為單于

所殺語在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

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

所謂昆侖者乎

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

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
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
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

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如淳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荀悅誤以放為

效字因解為不
效蓋失之矣

前漢書卷六十一

前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張騫傳居匈奴西○史記大宛傳作居匈奴中益寬

立其夫人為王○

臣名南

按史記作立其太子為王外

國固時有女王然以下文推之似史記是

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通鑑考異曰史記西南夷傳
曰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國之利按年
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
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

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史記作居漢西南此漢字似不可省

出駝出柞出徙邛出僊○史記作出駝出冉出徙出邛僊

迺復事西南夷○胡三省曰元朔四年罷西夷元狩元年復通

西並南山至鹽澤○臣召南按鹽澤即蒲昌海于闐及

葱嶺二河之所匯也今名洛普池

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注師古曰祁連

山以東敦煌以西○

臣召南

按西域傳曰月氏遠去

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
羗號小月氏然則本文祁連即指酒泉張掖金城之
南山霍去病所奪者地在敦煌之東注當云祁連以
西敦煌以東也

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大夏下史記
有安息身毒于寘杆朶諸國

而漢使窮河源○此句下史記有河源出于寘五字而鹽水中數有敗○胡三省曰裴矩西域記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由此數有死亡

李廣利傳故浩侯王恢○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

臣召南

按此王恢以擊破車師功封

浩侯與元光中設計馬邑以大行令為將軍下獄死

者不同此在後

烏孫輪臺易苦漢使○輪臺史記作侖頭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

臣召南

按外戚傳並不言

左將軍桀從貳師伐宛有功則此搜粟都尉後為少
府者另是一人百官公卿表太初元年搜粟都尉上
官桀為少府年老免即合此傳而師古注乃謂疑此
非上官桀表誤何哉左將軍上官桀與霍光同輔政
者在此人後姓名偶同耳

前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謹案卷六十第五頁前六行比類也刊本類訛類
今改

第五頁後五行使延年決之刊本年訛言今改

第十二頁後八行邛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刊本邛
訛即據外戚傳改

卷六十一第九頁後八行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
刊本各訛名據史記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膳錄監生臣朱恂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前漢書卷六十二

評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八十六

史部

前漢書卷六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

為陰故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

唐虞之際紹

重黎之後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

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

當宣王時官失

其守而為司馬氏

師古曰失其所守之職也

司馬氏世典周史

○宋祁曰

浙本此句無司馬氏三字

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頽叔帶之

難故司馬氏奔晉也

晉中軍隨會奔魏

如淳曰左氏傳晉偽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譟而還

時也師古曰奔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

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

而司馬

氏入少梁

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為秦所滅號為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

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

張晏曰司馬喜

為中在趙者以傳劒論顯

服虔曰世善劒也師古曰劒論劒術之論也論音來頓反

蒯瞶其後也

如淳曰刺客傳之蒯瞶也師古曰蒯苦怪反瞶五怪反

在秦者錯與

張儀爭論

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當先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

師古曰錯音千各反

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蘇林

曰為郡守

錯孫蘄

師古曰音祈

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

蘄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

文穎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為將

還而與之俱

賜死杜郵

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師古曰郵音尤

葬於華池

晉灼曰池名也在鄠

縣師古曰晉說非也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非鄠縣

靳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

皇之時蒯瞶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

師古曰武信君卽武

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趙將司馬卬是知為武臣之將也○劉攽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

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

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

師古曰項羽封卬為殷王

漢之

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母懌

師古曰懌弋赤反

母

懌為漢市長母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

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

喜生談談為太史

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

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劉攽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皆在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漢儀注所謂太史公在丞相上謂此也衛宏所說亦不可謂之全非宋祁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故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有此言邪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也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

師古曰即律歷

志所云方士唐都者

受易於楊何

師古曰何字叔元菑川人見儒林傳

習道論於黃

子

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乃殺也

太史公仕

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

師古曰諄惑也各習

師法惑於所見
詩音布內反

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

○宋祁曰越本

無曰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

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

夫陰

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

省不省耳

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也

嘗竊觀

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

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

官是其枝葉也師古曰拘曲礙也

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

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

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師古曰易變也

墨者儉而

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師古曰言難盡用

然其彊本節用不

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

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

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

師古曰澹古瞻字

其為術也因陰

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師古曰撮總取也音干活反

與

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

小而功多

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高反

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

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

師古

曰佚樂也

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

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

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美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關捷嚴君平曰折關破捷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二義並通捷其偃

黜聰明

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

灼曰嚴君平曰黜聰弃明倚依太素反本歸真則理得而海內鈞也師古曰黜廢也

釋此而任術

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

師古曰蚤古早字

欲與

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

節各有教令

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也

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

師古曰經常法

弗順

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

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

師古曰究盡也

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

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

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

茨不剪採橡不斷

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採柞木也茨音疾茲反採音采又音

菜飯土簋歆土刑

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飯音扶晚

反簋音軌歆尺悅反

糲梁之食

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陳師古曰食飯也

○宋祁曰景本糲作糲注同越本糲音賴

藜藿之羹

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

夏日葛

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

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

○宋祁曰

越本共作法

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

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

師古曰給亦足也人家皆得足也

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

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

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

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名家苛察繳

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

失人情師古曰剗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

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此不可不察

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功利大也其實

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

用

師古曰任自然也

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

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

物興舍

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

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

師古曰無機巧

之心但順時也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以為教

但執其綱而已

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

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

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充也音竹仲

反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

師古曰形見也

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

師古曰元氣之貌也

混音胡
本反

光燿天下復反無名

師古曰反還也

凡人所生者神也

○宋祁曰浙本所字下有以字

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

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

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

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為長也

太史公

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

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

耕牧河山之

陽

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

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

會稽探禹穴窺九疑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

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在司馬相如傳

浮沅湘

師古曰沅水出牂柯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

北涉汶泗

師古曰汶泗兩水名在地

理志汶音問

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

師古曰鄒縣名

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嶧音懌

阨困蕃薛彭城

師古曰蕃縣名也音反

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

邛笮昆明

師古曰笮才各反

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

也地不得與從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

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子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

師古曰此

孔子說孝經之辭也

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

召之風

師古曰召讀曰邵

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

稷也

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一曰爰於也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

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

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

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

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

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

史記石室金縢之書

如淳曰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也紬謂綴集之音

冑鎖與
置同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時述

史記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

受記

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

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勾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

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

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師古曰攘古讓

字言當已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

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

服虔曰仲舒也

周道廢孔

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

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

以為

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師古曰時諸侯僭侈

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退也討治也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

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

師古曰與讀曰豫

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日

長謂崇長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宋祁曰淳化本作長於變化予準書記等語不當有化字傳者見注中

有化字誤足之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

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

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

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

道義師古曰道言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乃

忽言減乎學者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其指

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

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

師古曰解並在

劉向傳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

故易曰差以豪

釐謬以千里

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

也者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

師古曰易

坤卦文言之辭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

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

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師古曰經常也

為人君父者

○宋祁曰折本

無者字

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師古曰蒙猶被也

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

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

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

被之空言不敢辭

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之罪

夫不通禮義

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

犯

師古曰為臣下所干犯也一日違犯禮義也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

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

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

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

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師古曰斷決也決之於禮義也

當一王之

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

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

晉灼曰唯唯謙應也

否否不通也師古曰唯弋癸反

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處戲至純厚作易

八卦

師古曰處讀與伏同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

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

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

易服色受命於穆清

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

劉放曰言於穆清遂不成文理穆清天也

澤流罔極

師古曰罔無也極止也

海外殊俗

重譯款塞

師古曰款叩也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師古曰道言也

臣下

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

師古曰力勤也

且士賢能矣

而不用有國者耻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

述墮先人所言

師古曰墮毀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反

罪莫大焉余所謂

述故事整齊其世傳

宋祁曰本無世字

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

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繫

紲

師古曰繫係也紲長繩也繫音力追反紲音先列反

廼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辜

夫

師古曰喟然歎息聲也音邱位反○宋祁曰浙本辜字下有也字

身虧不用矣退而

深惟曰

師古曰惟思也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師古曰隱

憂也約屈也

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

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

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還以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遺序事

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

自黃帝始

師古曰遷之書序衆篇各別有辭班氏以其文多故

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繼五帝末流之後乃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云叙傳第七十此大妄矣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

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本

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

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

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

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

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

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

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

師古曰召讀曰邵

管蔡世家

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

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

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

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

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荊燕王世家第二

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

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

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為

一宗故云五宗也

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

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師古曰苴音子

間反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

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

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

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

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

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

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

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

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

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

三十二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

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

鄴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鄴成侯列傳第三十八

師古曰鄴成侯周繇也
鄴音普育反又音陪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

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

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

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
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
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
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
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
玉板圖籍散亂

如淳曰玉版刻玉
版畫為文字也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

信申軍法張倉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
進詩書往往間出

師古曰彬彬文章貌
彬彬音邠間音居覓反

自曹參薦蓋公

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
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

師古曰纂讀與撰同

曰於戲

師古曰於戲嘆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

鳴摩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耳而俗之讀者隨字而別又曲為解釋云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通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尚書不可一二徧舉之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

于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

師古

曰欽敬也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

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

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師古

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代則難以明辨故作表也

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

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

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

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

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輔弼

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

倣儻不令已失時

師古曰倣儻大節也倣吐歷反

立功名於天下作七

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

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

孟康曰藝音襍謂裳下懷襍李奇曰藝六藝也

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字○宋祁曰越本補字下有闕字

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

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

師古曰藏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

以竢

後聖君子第七十

師古曰竢古俟字

遷之自叙云爾

師古曰自

其自叙之辭也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語耳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張晏曰遷沒之後亡

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漸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劉

奉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爾

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故人益州刺史任安

師古曰故人者言其舊交也

予遷書責以古賢

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教

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

師古曰懇懇至誠也

音望若望僕不相師用

師古曰望怨也

而流俗人之言

師古曰謂隨俗人之

言而流移其志

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

師古曰罷讀曰疲○宋祁曰者字下當有之字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師古曰顧思念也尤過也

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師古曰無誰語者言

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

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師古曰言無知已者設欲脩名

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
令誰聽之上為音于偽反

鼓琴

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

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

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

師古曰說讀曰悅○宋祁曰浙本容字下有也

字

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

應邵曰由夷許由伯

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

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

點耳

師古曰點汙也

書辭宜荅

師古曰宜早荅

會東從上來

服虔曰從武帝還也

又迫賤事

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也孟說

是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文穎曰卒言急也師古曰

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卒音千忽反○宋祁曰越本注文文穎曰卒言倉卒與此不同今少卿抱

不測之罪

如淳曰平居時遽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師古曰不

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

淳曰遽時從上在鹵簿中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

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師古曰懣煩悶也曉告諭也懣音滿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任安恨不見報請略陳固陋闕

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間久不報也僕聞之修

身者智之府也

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

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

義之符也

師古曰符信也

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

○宋祁曰

浙本列字上有而字

故禍莫憐於欲利

師古曰憐亦痛也音千敢反

悲莫痛於

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官刑

師古曰詬耻也音垢

刑餘

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

○宋祁曰越本無世字

所從來遠矣昔

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

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

商鞅因景

監見趙良寒心

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服虔曰趙良賢者

同子參乘爰絲變

色

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

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關

於宜豎

○宋祁曰浙本事字下有有字

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

師古曰忼

音口朗反

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

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

師古曰言侍從天子

之車與

所以自惟

師古曰惟思也

上之不能納忠效信

師古曰效致也

有

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

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

擐旗之功

師古曰擐拔也拔取敵人之旗也擐音騫

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

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

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

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陪千石故比下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曩昔時也陪

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

之隸在闔茸之中師古曰闔茸猥賤也闔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桀也闔吐合反茸人勇反

廼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仰信讀曰伸列陳也不亦輕朝

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宋

祁曰越本尚何言哉無復句余按太史公語多重復此自一體不可削也尚何言哉且事本

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

師古曰不羈言

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

技出入周衛之中

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

僕以為戴

盆何以望天

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有所造不暇修

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如說失之

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

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

相善也趣舍異路

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

未嘗銜盃酒接殷勤

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竒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

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常思奮不顧身以

狗國家之急

師古曰徇從也營也

其素所畜積也

師古曰畜讀曰蓄

僕以

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

之難斯已竒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

而媒孽其短

臣瓚曰媒謂違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釁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麴孽之孽

一曰齊人謂麴餅為媒也

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

李竒曰挑音詆

師古曰音徒了反

卽億萬之師

師古曰卽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劉

奉世曰匈奴乘高攻故曰卽也

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

師古曰率計戰

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

虜救死扶傷不給

師古曰給猶供也

旃裘之君長

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

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

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

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士無不起躬流涕

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孟康曰沫音類李奇曰拳弩弓

也師古曰沫古類字類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鹽類冒犯也首嚮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末拳音丘權反

又音卷冒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讀者乃以拳擊之拳
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
非是手
拳也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

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
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見主上

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

師古曰自絕旨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

能得人之死力雖

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

漢

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當其破敗之罪

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

亦足以暴於天下

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

僕懷欲陳之而未有

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

師古曰指意也

欲以廣主上

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

師古曰睚眦舉目眦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眦

音才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

師古沮

毀壞也音才汝反

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

師古曰拳拳忠謹之

貌劉向傳作惓惓字音義同耳列陳也

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師古曰卒終也

家貧

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

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

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隤之也師古曰隤墜也音頽

而僕又茸以蠶室

蘇林曰茸

次也若人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

劉奉世曰茸讀如闌茸之茸

重為天下觀笑

師古曰觀視之而笑也

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

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

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

蟻何異

師古曰螻螻蛄也螻蛄蟬蟬也皆蟲之微小者螻音樓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

者比

師古曰與許也
不許其能死節

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

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

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師古曰趨讀
曰趣趣嚮也

太上不辱

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

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

師古曰箠
曰箠

杖也音
止藥反

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

師古曰嬰繞也
鬻音吐計反

其次

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師古曰腐刑
解在景紀

傳曰

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

震恐及其在笄檻之中搖尾而求食

師古曰笄掘地以陷獸也音才性反

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

不對定計於鮮也

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

肌膚受榜箠

師古曰榜音彭

幽於圜牆之中

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

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

師古曰搶音千羊反

視徒隸則心惕

息

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

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

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

師古曰強音其兩反

且西伯伯也拘牖

里李斯相也具五刑

師古曰說在刑法志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

師古

曰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
上謁卽見囚執械謂桎梏之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

具罪

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讀曰嚮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

請室

師古曰伯讀曰霸

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

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

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

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

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

字

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

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
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

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

師古曰重難也

夫人

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

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親戚妻子

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

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

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

師古曰勇敢之人聞於分

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宋祁曰越本勉作免非

僕雖怯與

欲苟活

師古曰與柔弱也音人阮反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

溺累紲之辱哉

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

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

決

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聾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

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

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

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

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

唯倂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宋祁曰

左丘當作左丘明疑脫明字

孫子膾腳兵法脩列

文穎曰孫子與龐涓學而為龐涓所

斷足師古曰膾音頻忍反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

韓

非囚秦說難孤憤

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

詩三百篇大氏賢聖

發憤之所為作也

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

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師古曰令將來之人見己志也

及如左丘

明無目

○宋祁曰越本無明字

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

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師古曰見胡電反

僕竊不遜近自託

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

興壞之理

師古曰稽計也

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

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

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

其人通邑大都

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

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

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

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

○宋祁曰上流上字景本越本並作下

僕以口語

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

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

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

師古曰如亦往也

每念

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

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

惑

師古曰湛讀曰沉

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之私

指謬乎

師古曰指意也

今雖欲自彫琢

師古曰琢刻也音家

曼辭以自解

如淳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

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

師古曰祇適也

要之

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

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

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官通於古

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宋祁曰越本無至字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

之

師古曰纂與撰同

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

其語不經

師古曰非經典所說

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

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

之傳

師古曰輯與集同○宋祁曰舊本以字上有是字

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

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

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

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宋祁曰注文當云與秦為七國

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

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

師古曰摭拾也

音之亦反

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

如淳曰牾讀曰迕相觸迕

也師古曰抵觸也牾相支往不安也牾音悟

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

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

人師古曰頗普我反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

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

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

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

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

鄙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

其文直其事核

師古曰核堅實也

不虛美不

隱惡故謂之實錄

應劭曰言其錄事實

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

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

師古曰言其報

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

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

師古曰巷伯奄

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是也

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

保其身難矣哉

師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前漢書卷六十二

前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司馬遷傳晉中軍隨會奔魏注師古曰未詳遷之所說

○ 臣名南

按奔魏史記作奔秦是也漢書本誤作魏

耳又按隨會奔秦時未為中軍將也史文以後官冠其名

錯孫蘄○蘄史記作蘄又昌生毋懌史記作無澤

神形蚤衰○蚤衰史記作騷動又因物興舍史記作因

物與合

遷生龍門注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

北云云○

臣召南

按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故少梁

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即遷所生之地師古
注所云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者也龍門一山跨
河故注先言東岸耳秦州應作秦州唐武德元年於
隋汾陰縣置秦州二年徙治龍門此龍門縣在漢為
河東皮氏縣地與夏陽隔河相望今日河津縣非遷
所生地在西岸者也

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文選起句作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此篇字句與文選多異助語辭亦多不同今但依漢書各本校正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臣召南按文選作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倒用字於而字下甚順

俱居門下○文選注云謂同為侍中官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臣召南按

呂覽為不韋相秦日著故能懸之市門即韓非書亦在遊秦之前也此書大意言二人身雖遭難其所著作已傳當世耳下文為自已發憤著書比例故專引孫臏邱明

且負下未易居○文選作負累之下未易居似較此文為明顯

前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三千七百八十七

史部

前漢書卷六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
夫人生齊懷王閔

師古曰閔音宏

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

胥

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謚法暴戾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

李夫人生昌邑哀王

膊

師古曰膊音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

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禰

師古曰禰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臯傳

使東方

朔枚臯作禰祝

師古曰祝禰之祝辭

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師古曰少壯者

言漸長大也少讀如本字

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

博望苑

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

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

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

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

三等師古
日娣音弟

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

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師古

曰進者
皇孫名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

有隙

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

恐上晏駕

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

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

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

師古曰兩公主

及皇后弟子長平

侯衛伉皆坐誅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

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

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

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

師古曰說讀
曰悅贛音貢

充遂至太子宫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

暑甘泉宮

師古曰辟
讀曰避

獨皇后太子在

師古曰
在京師

太子召問

少傅石德

師古曰
石慶子

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

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微

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

充等繫獄

師古曰矯託
也託詔命也

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

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

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
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

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
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

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

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

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

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

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

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

師古曰且音子

閭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

鄭氏曰長音長者如

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姪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具白皇后

發中廐車載射士

師古曰中廐皇后車馬所在也

出武庫兵發長樂宮

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廼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

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

耳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

言太子反以故衆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

吏追捕不得也○宋祁曰不肯越本無肯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師古

曰計無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

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

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廼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

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

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

而食諸

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

昔

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

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也言不當其意

也中音竹仲反

孝已被謗伯奇放流

師古曰孝已伯奇並已解於上

骨肉至親

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

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

師古曰適讀曰嫡

承萬世之業

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

之隸臣耳

師古曰隸賤也

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釐

皇太子

師古曰釐音千六反

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

隔塞而不通

師古曰隔與隔同

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

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

逃

師古曰逋亡也

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

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

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樂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

變白作黑讒人搆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
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往者

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充宜得罪也 陸

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 發盛怒舉大兵

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

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 比

干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 忠臣竭

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鉞所以斫人如今莖及也音膚 以陳其愚志在

匡君安社稷也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 詩云取彼諧人投畀豺虎

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也言譖諂之人誠
可疾惡願投與猛獸食之畀音必寐反
唯陛下寬心

慰意少察所親

師古曰父子之
道天性之親也

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

兵無令太子久亡

師古曰亟急
也音居力反

臣不勝惓惓

師古曰惓
讀曰拳解

在劉
向傳

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

之亡也東至湖

師古曰湖縣名今虢州閿
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

臧匿泉鳩里

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閿鄉縣東南十
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也

主人家貧常賣屨

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

師古
曰贍

足也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

師古曰度
音大各反

即

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

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

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

其封李壽為邦侯

韋昭曰邦在河內師古曰為其解救太子也邦音于

張富昌為

題侯

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晉說是也

久之巫蠱事

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

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

孟康曰橫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

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

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

思之臺於湖

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來歸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閭鄉之東基趾

猶存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

子尚馬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城

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

蘇林曰苑名也

皇

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

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二冢相次則二皇

也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

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

號謚歲時祠其議謚

○宋祁曰楊本云多歲時祠其議謚六字

置園邑有司

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

師古曰謂

本生之父母也

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

禮不踰閑

師古曰閑猶限也

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

位在湖

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

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

如淳曰親謂父也

謚法曰謚者行之迹

也愚以為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

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

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

閩鄉邪里聚為戾園

孟康曰閩古閩字從門中是建安中正作閩師古曰是舉目使人也

是音許密反閩字本從是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廼音汝授反蓋失理遠耳

長安白亭

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

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

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

家以為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

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

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

大夫湯

師古曰張湯

廟立于閔為齊王

師古曰於廟授策也

曰嗚呼小

子閔受茲青社

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直以白茅歸

以立社

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

師古曰言考于古道而立子為王

封

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其朕之詔

師古曰其讀曰恭言敬聽

我惟命不于常

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得之惡則失之

人之好德克

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

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

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

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

師古曰能

盡爾心信執中和之德則能終天祿者也

厥有愆不臧廼凶于乃國而害于

爾躬

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

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師古曰保安也乂治也與讀曰歟

閔母王夫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

薨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土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

亡服虔曰薰鬻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此音萌師古曰虐老謂貴少壯而食甘肥賤耆老而與粗惡也獸心

言貪暴而無仁義也毗
庶人薰音勲齧音育

朕命將率徂征厥罪

師古曰徂往也

萬

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

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宋祁曰別本三十並作三

千誤降旗奔師

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

薰鬻徙域

張晏曰匈奴徙東○劉奉

世曰匈奴徙漠北

北州以妥

孟康曰古綏字也臣瓚曰妥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妥音他果反

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

服虔曰棐薄也師古曰棐古匪字也匪非也

毋迺

廢備

師古曰禦邊之備不可廢

非教士不得從徵

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

王

其戒之旦壯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厯

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

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

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

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

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少則封小京師疑有

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師古曰之往也以問

禮儀為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師古曰郭廣意問帝崩所病師古

曰因何病而崩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祚讀與

同祚同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

時不出臨

師古曰臨音力禁反

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

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

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

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

師古曰洋溢言盛多也洋音羊

遠方執寶

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

師古曰斥開也

封泰山禪梁父巡狩

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

師古曰休美也

請立廟郡

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

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

詔得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

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

知職事發兵為備也

長於是為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

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

師古

曰飭讀與勅同飭整也

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

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

師古曰自周以來即為燕國言以久遠

上自召公下及昭襄

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

于

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

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意亦子大夫之思

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矯邪防非章聞揚

和

師古曰矯正也章表也
矯與矯同其字從手也

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

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

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

也

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
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

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

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

事之八年

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

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

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

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

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

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

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毆

師古曰毆與驅同

郎中侍從者著貂

羽黃金附蟬

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為金蟬以附冠前也

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偁為之

皆號侍中旦從相

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

期日

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

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

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

師古曰餅侯當川靖王子也餅音步丁反

告之

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

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

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

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也非王信

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主為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

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

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

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

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

賂遺蓋主

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

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

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旦聞

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輕弱骨肉

○宋祁曰浙本輕字上有然字

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

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近狎作亂

內外俱發

師古曰狎習也近習之人謂趙高也

趙氏無炊火焉

韋昭曰趙秦之別氏

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

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

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

師古曰規畫也

是以支葉扶疏異

姓不得間也

師古曰間音工覓反

今陛下承明繼成

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

成之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

師古曰與謂黨與也

膚

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

師古曰究

竟也言不終竟於下

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畱二十

年不降還亶為典屬國

師古曰亶音但

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

為搜粟都尉

師古曰楊敞也

又將軍都郎羽林

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

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宋祁曰又將軍浙本作又聞大將軍

道上

移蹕

如淳曰移猶傳也

太官先置

師古曰昭紀云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又云上曰朕知此

書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旦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

此傳為誤

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

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

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

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

正謹不

可止

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謹謹也

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

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

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

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

今右將軍物故

師古

曰謂死也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

虹下屬宮中

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

飲井水井水泉竭

○宋祁曰越本

無泉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

師古曰廁養豕園也園音胡因反

烏鵲鬬

死鼠舞殿端門中

師古曰端門正門也

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

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

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

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鴈門

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

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

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柰何會

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

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

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

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

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

置酒萬載

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

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

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

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

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

紛兮寘渠

孟康曰寘音羃髮歷羃挂岸也臣瓚曰寘塞溝渠師古曰瓚說是也寘音徒千反

骨

籍籍兮亡居

師古曰籍籍從橫兒也居處也

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

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

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即其所見以為

歌辭也

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

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

族

師古曰曹輩也

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

師古曰黨音他朗反

幸不死

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

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

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

劍推鋒

師古曰樊酈酈商曹參灌嬰等

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內

師古曰菑
古災字

當此之時頭如蓬葆

頭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師古曰草叢生曰葆

音保○宋祁曰浙本注文頭字上有服虔曰三字

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

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

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

師古

曰言若四肢之一也

廼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

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

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

師古曰古人謂先人

旦得書以符璽屬

醫工長

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主醫者也屬音之欲反

謝相二千石奉事

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
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諡曰刺王旦立三
十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
昌侯賢為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
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
薨

○宋祁曰二十年
浙本作二十九年

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為家

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

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

○劉攽曰多一世字

古人有言曰大江

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彊

李奇曰保恃也

三代要服

不及以正

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遙反

烏呼悉爾心祇祇

兢兢迺惠迺順

師古曰祇祇敬也兢兢順也言當慈惠於下忠順於上也

毋桐好逸

毋邇宵人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

惟

法惟則

師古曰言當依法則

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

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無

有作威作福也

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師古曰言宜戒慎勿令後有羞辱之事也

胥壯

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

空手搏熊羆猛獸動

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

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十萬黃金二千斤安

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

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

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

師古曰覬音冀

而楚地巫鬼

師古曰言

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

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

師古曰女須者巫之

名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

師古曰見女須云武帝神下故伏而

聽之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

師古曰即

楚地之巫山也

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

師古曰以為因

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代反

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

寢信女須等

師古曰寢古浸字也寢漸也益也

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

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

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

師古曰餽亦饋字

後延

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

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

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

廣陵與胥姬左脩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

射陂草田以賦貧民

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

奏可胥復使巫祝

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

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

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

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

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

師古曰就問也○宋祁曰浙本鴻臚字下有卿字

胥

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

師古曰誠實也

事久遠請歸思念具

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訢

胡生等夜飲

師古曰董訢胡生皆女名○宋祁曰注文當云皆其女名

使所幸八子

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

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也家人子

無官秩者也

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

師古曰人

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

奉天期兮不得

須臾

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

千里馬兮駐待路

張晏曰二卿亭驛待以答

詔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

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死無假

勞心懷悲戚

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怵為樂亟

韋昭曰怵亦樂也音

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為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入皆無歡怡不得久長也喜音

許吏反亟

音丘吏反

蒿里召兮郭門閱

師古曰蒿里死人里

死不得取代庸

身自逝

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徭役得顧庸自代也逝合韻音上列反

左右悉更涕

泣奏酒

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工衡反

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

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

厚也即以綬自殺死父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

宋

祁曰姚本父作及

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諡曰厲王

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

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

師古曰共讀曰恭

三年薨子哀

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後立孝王子守

○宋祁曰後立姚本作復立

是為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

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

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

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

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

師古曰令為喪主

璽書

曰制詔昌邑王

師古曰太
后璽書

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

師古

曰史
樂成

宗正德光祿大夫吉

師古曰
丙吉也

中郎將利漢

師古曰
不知姓

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

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

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

濟陽求長鳴雞

師古曰鳴
聲長者也

道買積竹杖

文潁曰合
竹作杖也

過弘

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

師古曰凡言大奴者
謂奴之尤長大者也

至湖

師古曰
即湖縣

使者以讓相安樂

張晏曰使者長安使
人也師古曰讓責也

安樂告

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

義請收屬吏

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以湔洒大王

師古曰湔

澣也洒濯也湔音子

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

師古曰粹持頭也衛

士長主衛之官粹音材兀反

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駙奉乘輿車王

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

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

哭

師古曰嗌喉咽也音益

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

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

文穎曰弔

哭帳也師古曰是謂此

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

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

師古曰鄉讀曰嚮

王曰諾到

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

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

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

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

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

冠後見熊

○宋祁曰漸本後作復

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

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令遂遂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

王卬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

師古曰卬讀曰仰

遂叩頭曰臣不

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夫國之存

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

師古曰度音徒各反

大王誦詩三

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

師古曰浹徹也音子牒反

王之所行中詩一

篇何等也

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中音竹仲反

大王位

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

師古曰汙濁也

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

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呌然號曰宮室不久祆

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

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

屋版瓦覆

師古曰版瓦大瓦也

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

下之詩不云乎

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

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

君子毋信讒言

師古曰已解於上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

蠅惡矣

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為吳王嘗惡亦其義也

宜進先帝大臣子孫

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

師古曰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

信

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

師古曰詭猶反

皆放逐之臣當

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
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
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
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

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

敞於是條奏賀

居處著其廢亡之效

師古曰曰著明也

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

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

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

師古曰每旦一內之

它不得出入

師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妄有出入

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

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宮清中備盜賊

李奇曰迺遮也鄧展曰令

其宮中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為卒也

臣敞數遣丞吏行察

師古

曰行音下更反

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

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

行步不便

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反

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

蘇林曰治

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故曰惠文晉灼曰柱後惠文法冠也但言惠文侍中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

師古曰簪筆插筆於首也牘木簡也

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

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

無梟復來東至濟陽廼復聞梟聲臣敞聞至于女持轡

師古曰賀之
子女名持轡

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

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紂

師古曰羅紂其
名也紂音敷

前為故

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

蘇林曰凡狂者
陰陽脉盡濁今

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
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

妻十六人子

二十二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

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

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

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

師古曰於法不當然

請罷歸故王

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

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其天資喜由亂

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吏反

後丞相御史以

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

廼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

師古

曰析分也殊絕也

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師古

曰海昏豫章之縣

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

至仁復封為列侯賀囂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

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

師古曰柯

者刺史之名也

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

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

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

師古曰謂亦將如此

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

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

師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在零

陵今鼻亭是也
廖音聊

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

師古曰謂一國之始祖

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克國

師古曰上謂由

上其名於有司

克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

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

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

即位復封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

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

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

○劉奉世

曰按武紀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光至元朔元年春戾太子始生贊殊為乖誤

自是之後師行

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

師流血僵尸數萬

師古曰僵偃也音居羊反

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

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

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

頭盧相屬於道

師古曰盧頷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

不一日而無兵由是

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

○宋祁曰一本無下秦字

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

師古曰蕭牆謂屏牆也解在五行志

故曰

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

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

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

信矣是以倉頡

作書止戈為武

師古曰武字從止從戈所謂會意

聖人以武禁暴整亂

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也

師古曰易上繫辭也

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寃千秋

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過亂原

師古曰過止也音一曷反

因哀激極道迎善氣

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

傳得天

人之祐助云

師古曰傳引也

前漢書卷六十三

前漢書卷六十三考證

戾太子傳上為立博望苑○三輔黃圖曰苑在長安杜
門外五里

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注中廐皇后車馬所在也
○胡三省曰廐者天子之內廐也秦二世時公子高
曰中廐之寶馬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馬也

有司奏請禮為人後云云○

臣召南

按韋元成傳此議

本始元年丞相蔡義等所奏也後八歲有司復言禮

父為士云云元康元年丞相魏相等所奏也

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顧炎武曰此文云爾下云後
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此兩收而未貫通
者也

燕刺王旦傳三十有二帥○

臣召南

按事見霍去病傳

上嘉去病之功曰渾邪王及厥衆萌咸奔於率降異
國之王三十二

大獵文安縣○顧炎武曰上文言武帝時旦坐削良鄉

安次文安三縣是文安已削不屬燕又云昭帝立褒
賜燕王益封萬三千戶然則文安之仍屬於燕必在
益封之後也史文之互見者可以參考得之

廣陵厲王胥傳孝武帝下我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
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也

昌邑王賀傳徵王乘七乘傳○胡三省曰文帝之八立
也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

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通鑑考異曰傳云無頭五行

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傳誤也

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

臣召南

按此嚴延

年即公卿表地節三年所書之執金吾延年與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者不同

前漢書卷六十三考證

謹案卷六十二第十五頁前六行傳靳鄴成侯刊
本鄴訛蒯今改

第十八頁後七行會東從上來刊本東字訛在從
字之下据監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五行誠欲効其款款之愚刊本効
訛効今改

卷六十三第十八頁後三行莖正赤刊本正訛上
据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范櫪